

#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與 教師專業發展

趙永佳 王家英 編

香  
港  
亞  
太  
研  
究  
所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公共政策論壇報告

#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與教師專業發展

趙永佳  
王家英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 編者簡介

趙永佳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與教師專業發展論壇於2005年10月8日假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 趙永佳、王家英 2006

ISBN-10: 962-441-173-5

ISBN-13: 978-962-441-173-7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與教師專業發展

## 前言

(趙永佳)

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政策中心）是一個新成立的組織，政策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內推動公共政策的研究，加強大學與社會各界的溝通，扮演兩者的橋樑。我們需要面向的其中一個群體是基礎教育和中小學界，特別是中學，因為在中學裏，不論是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現時的通識教育科、綜合人文科，或是其他的社會科目，如公共衛生教育，都包含了公共政策的元素。我們希望將來能通過政策中心，把我們的研究成果傳播到中學去，支援中學的教學工作。這種功能是政策中心的一種特色，亦希望今天這個活動是發揮這種特色的一個好的開始。我們另外一個重要的構思是，期望藉著今天的論壇，為大學的同事、社會各界人士和政府官員搭建一個舞台，搞好燈光，讓他們去唱一台好戲。今天的主角肯定不是我們，而是教育統籌局（教統局）的官員和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教師聯會）的老師。我們希望在堅實的社會科學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和各界進行溝通、對話，最後達致共識，為如何推進將來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發展作出貢獻。不過，我們不會做很多政策推動的工作，只想提供一個場地，讓不同的政策構思和建議，均能在此得到醞釀、互動，最後推動不同的政策工作。在論壇正式開始之前，我們有請社會學系系主任李沛良教授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 開幕詞

(李沛良)

歡迎各位嘉賓和老師來到中大祖堯堂。祖堯堂是為紀念關祖堯爵士而命名，他是我們創校的校董會主席。祖堯堂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有很多重要的會議和政策的制訂也是在此展開的。今天政策中心能夠在此舉辦第一次的活動，得到在座各位到來見證，是一個歷史的時刻。希望自此之後，政策中心以及各位通識教育老師，都能夠對香港教育發揮重要的影響。今天早上香港亞太研究所在此慶祝了成立15周年，這15年來，我一直都是這個研究所的管理委員會主席，在這個會議室接待過不少學者、教授。對於研究所多年來在學術上取得的成果，我固然感到高興，但令我更感高興的是，承接著這15年來的努力，研究所在推動公共政策方面踏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正式成立了政策中心，而且成為研究所重點的項目。更難得的是，我們邀請到社會學系年青有為的趙永佳教授擔任中心的主任。趙教授是社會學系最年青有為的教授，不單學術修養好，領導能力亦很強，我們真的是深慶得人。政策中心成立的目標是為求推動學術界關注公共政策的研究，透過學術研究成果，為政府出謀獻策，帶動社會各界對公共政策作出反應，使政府在制訂公共政策的時候，能夠全面掌握社會的脈搏，瞭解民情、民意。

政策中心成立後的第一項工作是與中大社會學系和教師聯會合作，對聯會的會員進行問卷調查，以回應近期教育改革中最受公眾及教育專業團體關注的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內容的諮詢工作。約在16個月前，我與不少在座的老師見證了教師聯會的誕生，今天我很高興在此看到這個新生的專業教師團體，能夠以務實的研究調查，去回應一項對香港未來發展最具影響的公共政策，即香港的教育改革。自1997年開始，在趙永佳教授的策動之下，社會學系已成立了一個中學通識科支援計劃，

期望為通識科教學提供支援，推動學科的發展。社會學系初次舉辦有關的講座時，全港只有約50間中學開辦通識科。到了今天，已有超過100間中學開辦通識教育科課程。至於中大方面，大家也知道，自創校以來，我們一直堅持通識教育的傳統，務求擴闊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以及鍛鍊學生的批判思維。通識教育科未來將成為香港高中教育的必修科，各種有關的準備工作及科目日後的種種發展，相信都一定會獲得中大的關注和支持。政策中心和社會學系亦會繼續積極為通識科提供教學的材料及資源。我們希望在中學及大學的携手合作下，能為香港培養新一代的人才，既愛護香港，放眼祖國，又能夠洞察全球的趨勢，造福人群。

##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如何發展： 通識科老師的意見

(趙永佳)

論壇現在正式開始，我首先交代一下這個論壇的背景。我們不久前與教師聯會合作做了一個意見調查。據知教統局內部也有做一些調查，但那些調查結果一直也在整理中，不知道將來會否公布。我們希望有一個渠道，讓公眾人士能夠瞭解通識科老師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外間對這個問題有很多報道，但大多只訪問大學教授和社會賢達，社會未必聽得見老師的聲音。為了讓真正有資格發言的老師，即那些曾教授過通識科的或對通識科有興趣的老師能夠表達意見，政策中心、社會學系，以及教師聯會聯手進行了一次意見調查，以便對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的第二次諮詢稿作出回應。調查於2005年7月至9月進行，共發出300多份問卷予教師聯會的會員，收回131份，回收率為32.9%，以郵寄問卷來說回收率已經很不錯。被訪者中有76人曾經任教與通識有關的科目，其餘的既是

教師聯會會員，故應該是將會任教或對通識科有相當興趣的老師。被訪者任教學校的初中學科教學語言大多數是中文，約佔七成，英文的約佔三成。被訪者的主修科目主要是文史哲和社會科學，也有數理科的。以教育背景來說是次樣本是有代表性的。

現在先簡單報告調查的結果，至於較為詳細的報告，我們將會放到政策中心的網頁上。基本上，大部分被訪者都同意或非常同意通識教育科的整體方向及課程目標，這個調查結果沒有令人感到意外。我想沒有甚麼人會反對通識教育科的總體方向和宗旨。剛推行通識教育科的時候，曾有過一些爭議，但現在大家都已經達成共識，覺得這是一件好事。被問到課程設計及組織能否配合本科的宗旨與理念，課程設計是否多元化，能夠照顧學習差異，知識、技能及學習態度能否均衡發展，以及能否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等多個問題時，被訪者的態度大致上也是正面的。不過，我們留意到，在課程設計是否多元化，並能照顧學習差異的問題上，老師們認為仍然有改進的空間，32.5%的被訪者不同意課程設計足夠多元化，非常不同意的也有4.3%。這給予了設計課程的委員會一個很清晰的訊息，我們要好好想想將來怎樣培訓老師，讓他們能照顧到學生的學習差異。

是否同意獨立專題探究的目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被訪者對這個問題是很正面的，只有約4.8%不同意。在整份問卷中，約有6%至7%的老師對頗多的東西都是不滿意的。我想這個老師群體遲些應該站出來與教統局對話，而在座老師如有強烈的意見，一會兒在討論環節也要多點發表意見。在內容知識佔科目涵蓋範圍或探究學習的50%至60%的這個比例上，有較多不同的意見。認為這個比例合理的有67.9%，但認為太多的也有22.9%，說太少的亦有9.2%。這是一個平衡的問題，有些人覺得太多，有些人覺得太少，平衡點到底在哪裏，大家待會兒可以討論一下。問卷中有些開放性的問題，有些老師亦

提出了一些意見。例如有被訪者說他「感覺不到甚麼探究式教學，只見一大堆一大堆要教的內容！不要談深度與探究，單是教完都有困難，有可能結果是lecture，是生吞活剝的傳授。」可見，有些老師，尤其是一些資深的老師，擔心將來通識教育科會回復比較傳統的教學模式，亦有老師認為通識科內容太廣泛，照顧不到學生能力差異的問題。不過，也有老師很有信心，說比例如何他不太關心，關心的是怎樣令到通識科不會變回傳統的授課模式，並希望能夠鼓勵同學去探究。此外，也有老師認為，如學生缺乏基礎知識，那怎樣去做分析呢？在這些問題上，被訪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見，關鍵是諮詢文件如何在這些問題上取得平衡。

我們再看不同的課程單元，被訪者對它的總體目標及方向是否同意呢？對於不同單元的總體目標，是鮮有不同意見的。不過，在「現代中國」這個單元的目標上，持不同意見的被訪者比較多，「公共衛生與生物科技」亦是一樣。每個課程單元下都設有幾條探究問題，這些探究問題能否合適地導引探索的方向呢？在不同的單元上，大家都看到類似的正面意見，例如在「現代中國」這個單元上，有77.3%的被訪者持正面的看法，只有少數老師仍然感到憂慮。在諮詢文件中的導引問題下有一些「說明」部分，幫助同學及老師去理解及詮析課程的內容。這個功用是否能夠真的有助老師瞭解這些單元的範圍呢？在這個問題上，不同的單元有不同的調查結果，這可反映老師作答時的認真，以及問卷調查這種研究工具的認受性。在「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以及「公共衛生與生物科技」單元上，被訪者較多表示不同意。最多被訪者同意的是「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這點我很高興，因為我也有參與這個課程的制訂。除了對單元三、四及五的滿意程度相對較低外，被訪者對各單元的具體設計基本上是滿意的。有些老師似乎覺得「現代中國」、「今日香港」，以及生物科技的問題艱深了些。

接著我們看看每個單元的內容知識份量，這是較多老師關心的問題。除了少數的「死硬派」外，多數被訪者都認為單元一的內容份量是適中的。我並非說這些反對者是錯的，他們只是對這個問題很有意見。我們要想將來如何接觸這一群老師，讓他們表達意見。有些時候我們要參考非主流者（outliers）的意見，他們的看法可能與主流意見不盡相同，但或許也能幫助我們改善課程。至於單元二，被訪者大致上表示滿意，只有其中的「身分認同」部分滿意程度較低，但我想從統計學上來說其實也沒有甚麼差異。單元三的問題較大，超過三成被訪者認為內容太多。被訪者對單元四基本上也是滿意的。至於單元五的公共衛生和生物科技，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老師認為知識內容是太多了。單元六的環境問題在現時的高級補充程度（高補程度）通識教育科課程裏面也有涉及，和地理科的內容也比較相近，故此被訪者的接受程度也比較高一點。

在各單元的「說明」部分的深淺程度方面，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被訪者覺得太深，表示深淺適當的約七成，故被訪者大致上是滿意的。當然這也可能有改進的空間，要視乎老師有沒有相關的教學經驗。我們認為未有教過通識科的老師較傾向認為「說明」部分是深淺適當的，這一點我們未做過統計學上的分析，但應該也大致上是統計上顯著的。大家可以看到，有教過通識科的老師中，約有三成覺得某些內容說明太深了。他們對課程內容是比較熟悉的，但反而覺得太深，這一點是值得我們留意的。

大部分被訪者認為，推行通識教育科的教與學方面應該有較彈性的安排，例如在師生比例上應有比較靈活的處理。主張一位老師教授不多於15個學生的被訪者佔32.9%，多於15少於20的就有52.4%。現時大部分中學的高補程度通識教育科每班的學生人數也不是太多，10至20人可能已是大家默認的標準。教學語言是另一個較多人談論的焦點，被訪者贊成應該嚴守訂定的教學語言的佔14.6%，認為學校可以自行選擇合適教學語

言的有66.9%，主張採用較多中文的單元應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亦有14.6%。另外，我們是否需要舉例列明老師宜教導學生那些思維工具呢？認為有需要的被訪者達到81.5%。

關於獨立專題探究方面，現時有所謂三個範疇、六個單元、六個主題的說法，讓學生在如宗教、資訊科技和體育等六個主題中作出選擇。同意諮詢文件中六個探究主題能合適地幫助學生訂定獨立專題探究题目的被訪者有37.3%，同意這個提議但認為應該加入其他主題的有7.1%，也有35.7%的被訪者覺得應該可以讓學生選擇與那六個單元有關的题目。現時課程的設計是希望從宗教、傳媒、資訊科技等主題出發，連繫單元內的課題。老師是否接受以宗教、傳媒等题目為獨立專題探究的题目呢？大致上說，被訪者對這些主題的接受程度是頗高的。較多人反對的是宗教、體育及藝術這三個主題，這可能與老師不太熟悉這些题目，不知道可以怎樣探究有關。在學校最少應為學生提供多少個探究主題的問題上，50.1%的被訪者要求不多於三個，贊成四至五個的有30.9%，這些都是主流意見，但也有少數意見認為應該不設限制，讓學生自由選擇。至於獨立專題的其他意見方面，有些被訪者考慮到工作負擔的問題。現在高補程度通識教育科的經驗告訴我們，指導一個專題研習其實也是一項相當繁重的工作。將來的工作到底是如何分配呢？怎樣指導這些專題研習呢？對老師來說，這也是一個挑戰，感到憂慮是很正常的。

公開評核的架構是一個大眾關注的問題。大部分被訪者也同意諮詢的方案，但有些被訪者要求公開考試方面要有較大的彈性。校本評核是意見比較分歧的地方，尤其是涉及獨立專題研習的部分。此外，課堂表現是否應該佔整體分數的10%呢？這有較多不同的看法。被訪者對公開評核的架構大致上是滿意的，只有對資料回應題是否三條必答有較多不同的意見。有些老師覺得必答题應該是兩條，有些老師就贊成五選三。在其他問題上，同意的比例大多是接近七至八成的。在公開評核的分

數比重上，被訪者認為資料回應題佔40%、論述題佔30%都是合適的。但談到課堂表現的時候，被訪者認為這部分佔10%就多了一些，大約兩成的被訪者表示擔心。將來是否要按這個比例來評核學生呢？我想還要多花一些功夫來研究。當然，課程仍然在草擬的階段，還是可以商議的。

就著校本評核的目的，建議的公開評核架構是否令人滿意的問題上，曾否教過通識的老師在態度上是有點不同的。有教過高補程度通識教育科的老師都做過校本評核，知道評核的大概模式是如何，明白有甚麼可能的問題，並可能預視到將來的通識科會怎樣做，故這些老師大部分都是有信心的。未有教過的老師的憂慮就多些，有26%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校本評核的建議模式。在試題的樣式建議方面，情況剛好倒轉，有教過的老師對那些論述題的模式不甚滿意。我想那些論述題其實是設計得不錯的，不過有通識科經驗的老師認為還是可以設計得好一點。在筆試的評核的比重上，約有21.6%沒有通識科經驗的老師主張要增加筆試的比重，這反映了他們對校本評核信心的不足。在課堂表現佔公開評核的比重這個問題上，未有教過通識科的老師較贊成減少比重。這樣再一次顯示，有否教過通識科，會影響我們對這一科的看法。老師們都從自己的經驗出發，這一點很重要，對我們將來如何改進課程會有幫助。至於對公開評核的其他意見方面，有老師仍然覺得課程過於著重背誦，並質疑試題的數目是否太多。

有關教育專業發展的問題，我們稍後會有更多的討論，現在先簡單地說說。在諮詢文件中，教師專業發展共分為五項，其中課程詮釋的一項分歧最大，認為是最需要和最不需要的被訪者都非常多。若以交互表列（cross-tabulation）來分析，便會發覺這是有沒有教過通識的分別。教過的老師覺得不需要，未有教過的老師就覺得需要，這是很正常的。學與教策略這一項則比較一面倒，認為需要的被訪者超過65%。

大致上來說，看完了這個調查結果後，教統局的官員一

定會認為老師是接受這份諮詢文件的。不過，我們也發現有小部分老師仍然是心存疑慮的。在這個諮詢過程中，我們應該多些討論，多提意見，以改進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謝謝各位。

(劉瑤紅)

作為教師聯會主席，我先要在這裏賣點廣告。教師聯會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曾經舉辦了多次推動通識教學的師生交流活動，特別是老師間的交流，故此，現在我會先談我們近期與老師接觸時收集到的有關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的一些意見。在此先說明一下，我們跟著所提的意見，其實是透過兩次機會收集到的。第一次是七月九日，我們進行了一個關於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的集思會。雖然當天天氣很壞，但也有近30位老師出席，發表了對那份諮詢文件的意見。另一次是我們在七至九月期間進行了剛才趙永佳教授所報告的那個問卷調查。大體上，我們是同意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發展方向的，但對於如內容知識、獨立專題探究或教學語言方面，教統局也要留意一下未來能否作出多一些討論，或收集多些老師們的意見。另外想特別一提的是，無論是新或舊的通識教育科，當中都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專題探究的方法，這個部分可以啟發學生的多角度思考，並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希望局方能堅持這個發展方向。

首先我會先談談內容知識的部分。老師們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內容知識太多了。所謂太多並非指它有多闊，牽涉多少東西，而是到底我們有多少空間讓學生去深入探討那個議題。我們可以看到，單元三、五和六的知識內容是太多了，例如公共衛生與生物科技這個單元，牽涉的知識就過於專門，不同能力的學生其實可能會在學習方面出現很大的差異，所以我們主張減少這個單元內容的份量，以便學生能夠深入探討。

在主要探討問題的撰寫上，諮詢文件欠多元化，難以訓練批判性思考這個終極目標，即學生會否去問為甚麼。諮詢文件主要探討的問題方向一般只是問「是甚麼」，或「如何」這一類的問題，對於尋根究底的「為甚麼」相對是較少提出的。我們能夠找到的好像就只有一個。若以多角度及批判思考的課程宗旨來說，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滿意的，不知道下一輪的諮詢文件會否在這方面有多一點的回應。我想特別有經驗的或對通識教育追求比較熱切的老師，都會明白批判思考這個終極目標的重要性。另外，課程中「說明」部分的點列式會否令到大家以為這是必教的部分呢？是否表示我們要教授所有這些東西呢？我想教統局應該澄清這些問題。「說明」部分的點列式可能會引來一些誤解，有必要清楚解釋。我們提議將它寫成為「如……」然後跟著是一些基本的概念，最後加一個「等」字。這樣便可避免誤會的出現。

在現時高補程度的通識教育科中，老師花很多時間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但諮詢文件較少提及訓練思維能力的工具。下一輪的諮詢會否回應這個問題呢？政府可否以具體告訴老師，這個部分應該怎樣處理呢？現時在教學上老師很多時也會用到如心智圖（Mind Mapping）或「六頂帽子」這些思維訓練工具，對於剛接觸這一科的同工來說，這些工具可能會有大的幫助。

今天我想談多一些獨立專題探究的問題。無論是問卷調查的結果，或是我們在集思會收集的意見都顯示，大家都是認同通識教育的，特別是獨立專題探究的部分。大家都知道，獨立專題探究可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真正去探索和學習，去學懂怎樣探求學問，怎樣去達致通識教育批判思考的終極目標。我們發現問卷調查裏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教統局提議獨立專題探究包括六個主題，約三分一的被訪者都贊成這個做法，有趣的是，也有三分一的被訪者同意讓學生選取與六個單元有

關的題目。我們在收集意見的過程中，常常不停地問，為甚麼我們要有獨立專題探究？究竟在學生多元發展方面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假設有學生已經讀完這六個單元，而他又對這六個單元的問題很有興趣，想繼續探求下去，現時的諮詢文件能否回應他的訴求呢？如果有些同學對這六個單元有關的主題再繼續探究，他們又有沒有這個空間呢？分析了這些問題後，我們認為學生在選題方面應該是多樣化的，應容許學生研究他們有興趣的東西。談論通識教育科的時候，我們明顯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故此，我們要按著學生的能力和喜好來發展他們探求學問的興趣。

在獨立專題探究方面，我們建議可以循著六個主題、六個單元的方向發展。當然，我們也有一些憂慮，就是未來有這麼多的課題，老師處理時難度會不會很大呢？未來我們要面對的難題其實已經是相當多的了。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我們會否只是在起點上想呢？在過程方面，會否有更多可以探討的地方呢？如果我們把專題探究的範圍限制得太窄，可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及主動探究的意向。剛才也提過，未來我們要教導大量不同能力的學生，即使「殺校潮」還未來臨，基本上以一間學校每級五班來計算，我們仍需處理約200個學生。到了他們高中二的時候，老師可能一共要面對400個學生。學生能力的差異是存在的，我們每進入一個班房都會看到差異。不過，通識科特別的地方就是容許學生在不同的起點出發，故此，我們有沒有考慮過學生的多元化發展呢？我們設計專題探究的施行時，有沒有從模式方面想呢？模式能不能更多元化呢？舉例說，有些學生擅於文字表達，在文獻研究方面比較出色，有些學生對科學的探究比較有興趣，又是否可以利用實驗的形式去探索呢？有些學生對社會研究有興趣，他們又可否從社會調查研究方面出發呢？再例如有些學生在實物模型的製作方面很有興趣並有所長，又有沒有機會讓他們發展呢？無論有沒有通識

科經驗的老師都可以預計得到，教統局可能要在這個問題上給予足夠的支援。在教師培訓方面，我們從諮詢文件和不同場合收集得到的訊息都顯示，政府目前對獨立專題探究只有一個初步的建議，我們還不知道當中的細節和操作辦法。經過這次諮詢後，我們希望教統局能在這方面回應老師的訴求。

在師生比例方面，現在高補程度中通識教育科的一般比例為1：20，未來處理獨立專題探究這個部分時，師生比例會否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呢？若要讓老師與學生有足夠的空間去探索問題，政府也要降低師生的比例。諮詢文件建議的獨立專題探究課時為90小時，這90小時是怎樣分配呢？若按現時的學生數量和做法，我們很大機會要在下課後與學生跟進研討。將來推行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時候，200位高中一學生，加上即將畢業的200位學生，不論有多少位老師，我想在下課後也未必招架得來。所以會否因為這些操作上的問題，使通識教育的理念難以彰顯呢？處理獨立專題探究時，老師是需要時間引導學生的，這解釋了為甚麼會有一些老師建議在原有的六個單元裏再發展，因為如學生已經對這些單元的內容知識有所掌握時，便可以再深入探究。但如果我們另有六個主題的時候，在問題導入的部分，老師是需要額外時間協助學生的。專題探究的技巧在舊有的通識課程是沒有怎樣提到的，在未來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中，我們可能也需加以研究。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可以與學生建立一個理想的討論平台，讓學生去研究和探索問題。譬如小組導修是如何運作？老師是否可以利用學校現有的資源如圖書館呢？這些都是在多次集思會中，老師給予我們的意見。專題研習並不是新鮮的事物，很多學校在初中已經推行，在教統局的四大關鍵項目裏也有提到這個部分。那到底我們有沒有總結過過往的經驗呢？我們又有沒有參考過其他國家如新加坡的相關做法呢？

此外是對教學語言的回應。在第一輪及現時的諮詢中，我

們也看不到當局對這個問題的重視。老師是很關心這個問題，因此在問卷中我們特別就這個問題徵詢同工的意見。學生對自己語文能力的信心將直接影響到教與學，故此老師們多數主張讓學校選擇合適的教學語言，這其實亦意味著學生有著不同的語文能力。

關於評估的問題，我們不是不想回應，而是我們覺得應先設計好課程才談學習，然後再談評估。若這三個環節能互相扣緊，相信未來的評估架構或模式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況且在這份諮詢文件中，可以看到大家基本上是認同評估的方向。

們想重申通識教育科的精神。首先，不論是新或舊的通識科，我們都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其次，我們很著重學生的多元發展，不論是知識建構、能力培訓或價值觀的建立都是很重要的，這解釋了為甚麼我們要求課程內容不可以太多。再者，在現時的通識教育中，雖然學生的能力有差異，但我們相信學生是能夠在原有的基礎上再向前發展的。最後，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不論是有或沒有通識科經驗的老師，都可以在他們現有的教學之上承傳經驗，令未來的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推行能夠順暢一點。我們會在不同的場合，積極地與教統局及各界商討和合作，共同建立更多的教學支援，讓我們所有會員，以至未來將會任教通識科的老師，可以更順利地迎接這個新挑戰。

(趙永佳)

在討論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時，有一點我們經常要強調的，就是外界有一些誤解，以為通識科是一個全新的事物，其實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知道，通識科已經累積了十年的經驗，有數百位老師對這一科目有很多的心得。中大社會學系以前曾推動教師聯會的成立，現時我也希望有一群老師能組成一個具基礎的組織去承傳經驗，並推動這一科的發展。剛才談到的專題

研習，我是全力支持的。多元模式是很重要的，為甚麼呢？我記得我唸中三的時候，中史科教授太平天國的歷史，當時我很有創意地畫了一幅漫畫，把洪秀全畫成《龍虎門》中王小龍的模樣，但老師不太欣賞，不給我合格。我本是想唸中史的，但因為這個打擊太大，所以後來就放棄了。這樣看來，多元模式是很重要的，能容納不同的表達方式。我想現在教統局或通識課程委員會都是贊成這種模式的。那要看將來如何可以把這個訊息傳開去。跟著要討論的題目是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我們首先請教師聯會的兩位副主席關偉華老師及姚道生老師談談這個問題。

##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

(關偉華)

要談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首先要討論通識教育本身的獨特性。每一門學問都有它的學術範圍、研究方法和角度，通識科著重兩件事：批判性思考和探究性教學。我們相信在與學生探究事物的過程中，就能建構知識。在報章報道、研究報告、社會個案，甚至自身經驗裏，我們常常可以找到一些具爭議的觀點，我們可藉此讓學生明白在不同的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觀察角度和看法，但透過對談和討論，大家可以互相瞭解，尋求共識，或者確立自己的立場。這就是通識科的期待。

每一位老師對自己任教的學科都有一定的認識，你主修某個學科，任教的時候就會覺得很安心舒服。我稱此為舒服的地帶 (comfort zone)。但當我們任教通識科的時候，便離開了這個舒服的地帶，去到一個沒有那麼熟悉的地帶。我想每位任教通識科的老師都經歷過這個階段。人生總會面對一些轉變，但人衝出這個舒服的地帶的能力是很強的。人生面對的第一次

重大改變是甚麼呢？不是會考，不是小學升中一，也不是入讀幼稚園，而是你從母親身體衝出，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因為那時看的東西、聽的聲音，全部都是很不同的。隨著人的成長，人的這種適應能力就愈來愈減弱，因為人擁有愈多，就愈沒膽量衝出舒服的地帶。我說得好像很有危機感，但事實上又不是真的這麼有危機的。為甚麼呢？因為通識教育科的出現並不是新鮮的事物，而是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通識教育科不是要求老師摒棄其他科目的教學經驗，更加不是要來羞辱老師。我們希望老師善用他們本科的經驗和技能去教好通識科。這裏要澄清一個誤解，有些老師問，通識科是不是主修某些科目的人才可以任教的呢？其實並不是的。根據剛才報告的問卷調查結果，我們雖然發現教數理科的老師較少加入通識科的行列，但並不是說某些科目的老師不能任教通識科。這裏談一點個人的經驗，我校有幾位通識科老師，我初教通識時就常請教他們。其中一位是德高望重的前輩，若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是唸物理科目出身的，但他在通識教育方面卻做得非常成功。其實每一位老師也有機會、條件及潛質去教好通識科。當通識科變成一門核心科目後，相信也會為教師的專業文化帶來一定的變化。正如剛才所說，任教通識科的老師來自眾多的主修科目，看事物時自然會有不同的角度和心得，若學校裏不同主修範圍的老師能共同交流本科的心得、教學方法和教育理念，相信可以為通識教育科奠定良好的基礎。當然，若老師再修讀一些有關的課程，那就更能在通識教育中無往而不利了。除了在學校內，老師之間可通過交流推動通識教育外，我深信學校之間的交流，亦能成為一個理想的支援網絡。將來在開辦新通識教育科的時候，不同學校的運作方式都可能不同，透過學校之間的交流，大家可以集思廣益。如果大家開辦通識科的方式是相同的話，教學資源可以互用；若是不同的話，透過對談亦可以讓老師有所啟發。

(姚道生)

剛才關老師說，來自不同科目的老師可以共同合作，為通識教育科的教學作出貢獻。我們的主席最初便是教體育的，相信大家也想不到吧。剛才關老師也提過，要教好這一科，在不同學科裏有專門訓練的老師便必須互相交流。除了老師之間的交流外，學校之間的交流也很重要。但這種交流的工作怎樣實踐呢？根據過往的經驗，我們其實可與不同的教育團體合作與交流，例如今中大社會學系和香港亞太研究所就為我們提供了場地及調查數據，較早前我們曾經跟嶺南大學有一些合作，我們亦曾與德育及公民教育協會等教育團體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形式作過交流，這些經驗都讓我們有很深刻的感受，使我們明白到即使是有通識教育經驗的老師也會有他們的盲點。不同的教育團體能帶來不同的視角，使我們看到一些原本沒有特別注意到，又或者有注意卻不是太重視的事情。我們可以與這些教育團體合作舉辦研討會、工作坊等，以彌補我們經驗上的不足。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既有的基礎上加強發展，在學校之間建立支援網絡，並在不同的教育團體之間建立另一個支援網絡，便可以將行之有效的方法推廣開去，或把尚未成熟的意見累積起來。

除了交流、討論、工作坊或研討會等形式外，關心這個學科的發展或對這個學科有興趣的老師都會想，如果要教好這一科，還有甚麼可以參考呢？剛才關老師已經說過，大家的本科教學經驗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參考。劉老師剛才也說過，可以總結別人和自己的既有經驗。這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總結經驗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如教師聯會已經著手編訂教案文集。不同學校的老師都有各自的教學心得，將這些心得寫成教案，總結成集，對有興趣教這一科的老師來說，是一件比較踏實的工具。將來大家看過這本教案文集後，亦可以給我們意見。例

如說你這種設計不太好啊，又或者說你的設計也頗特別，但是否可以應用在別的課題上呢？這本文集是總結經驗的第一步。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教與學這兩個大方向去看。教案文集只涉及教學的方法，將來還可考慮將一些教學策略結集，如大家非常關注的專題研習，便可以做一些專題模式的整理或評估方法的探討。在學的方面，我們關注學生學習的成效。學生除了水平有高低之別外，才能上也有不同，正如劉老師所說，有些學生寫文章較好，有些做實驗較佳，這可算是橫向的差異。究竟這些差異會否及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效能呢？這些問題我們都要研究。我們希望教與學能作出互動，互相促進。除了教與學外，教師本身也可以成為被研究的對象。當我們明白教師既是研究者，同時也是被研究的對象時，可使整個教師專業發展的文化有較明顯、矚目和巨大的改變。由於通識科的發展方向是如此多樣化，如此有價值，教師聯會很樂意與不同的教育團體合作交流，互相提供資料，建立討論平台。我們人數不是太多，於教學之餘能撥出來的時間也相當有限，但我們會盡力做，並從編訂教案文集開始做起。

(曾榮光)

我是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也是中大教育學院的教授。換句話說，我是隸屬於一所專門訓練專業教師的學院，故此，當我收到任務說要談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的時候，想倒過來先談談現今香港教師專業模式的發展。現在的教師專業模式能否訓練一群通識教師出來呢？如果不能，我們應該有甚麼配套呢？跟著我們又要問，政府有沒有提供這些配套呢？或許待會陳嘉琪博士將回答這些問題，但我認為基本上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沒有。我們首先要問，現時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是怎樣的？絕大部分在座老師在大學時都是有主修科的，有沒有人主修通識教育的？請舉手。一定沒有！修讀

教育文憑時以通識教育這一科為教學法的請舉手。有多少個？啊，你是的？已經開始了，有幾個也好。雖然這裏很多人累積了很多通識科經驗，但有沒有一所大學開辦過通識教育的教育學士課程呢？我想要說的是，現時基本上還未有一個完整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可以用來訓練通識科老師。再沿著這個思路想，現在學校是如何制訂有關的編制呢？政府現正推行專科專教，即要求老師各自教回自己的專科。那麼，通識科是不是一門專科呢？這個問題留待一會再討論。

我是社會學系畢業的，因此要說一些社會學的概念。在課程社會學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即所謂的強分類（strong classification），意思指我們現在的課程基本上有一個很強的分類，把學問分門別類地拆開。但通識科卻剛好相反，與這種強分類不相配套。這是通識科的獨特處。現在大部分教師在課堂上都是專科專教的，以專科知識為主，整個教學心態或實踐都是以學科為中心，可稱為學科中心的教學。我經常被學生埋怨說上課時只有我一個人說話，不許他們說。這種情況可能是大多數學校的傳統，可以說是教師為本的教學。在傳遞知識的過程中，主導的角色可能是課程，可能是教師，這就是強框架（strong frame）的。各人教授不同的科目，知識是割斷了的。但現時的通識科卻是弱框架（weak frame）的，老師站在一旁，由學生自行探究。探究甚麼呢？不是物理，不是化學，不是生物，於是乎學科的角色突然又後退，老師的角色又後退了。你可以說，這釋放了很大的空間，但這也是為甚麼每個人都對專題探究這麼害怕的原因。換句話說，大家其實都不知道這一科的實際運作方式是怎樣的，或由誰人來主導，因為這是一種與我們原本的框架與分類完全不一樣的方式。

現時的考核模式有一個標準化的內容，這是為甚麼大家對那些「說明」部分那麼感興趣的原因。任教過會考課程的老師都知道，打開會考課程綱要，你便會看到「說明」部分。「說明」部分寫得多清楚，是不是？有了這個「說明」部分，

考核模式便有一個標準化的內容，也可以安排考核年期，例如半年考核一次，一年考核一次，甚或兩年一次。現時的考核方式是以個人為本的，在一段短時間內把你記得的東西寫到紙上，依那張紙來判斷你的成績。這也是一種強框架的做法。我是絕對贊成通識教育的，因為它能夠打破所有模式，提供另外一種分類與框架。不過，教師有沒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或培訓去進行這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呢？以往推行兩年的預科制，將來是三三制，即三年高中，這實際上是普及高中，強迫教育。只要學生在你面前出現，你就要教他通識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往累積的經驗也要突然間普遍化起來。現時的通識科是較為精英化的，每班約只有20人修讀，但這個數目將來會突然增加到200人，成為每個學生的必修科。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範式轉移，亦會出現整個情景的轉移（contextual shift），由精英化變成普及化。老師將來要照顧個別差異，這將是一個衝擊。

《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 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報告書第43頁B項提到通識教育科教師修讀的專業發展課程包括五個範疇，分別是課程詮釋、學習評估、教與學的策略、知識的增益與獨立專題探究。作為一位曾任教通識的老師，我一定會問「Why?」，即為何是這五個範疇？再進一步問的問題是「Why not?」，即還有沒有第六個範疇？為何一定是這五個既定的範疇？這五個範疇與通識科又有何相關？這些追問就是一種批判思維。要設立任何新的科目，或對任何課程作出重大修改，要給予老師培訓時，亦同樣涉及這五個範疇，唯一例外的是獨立專題探討。這五個範疇有甚麼特別的地方是和通識科相關的？最重要的是，這五個範疇有沒有結構上的關聯呢？有沒有主次呢？有沒有先後次序呢？有沒有核心與邊陲呢？究竟它們之間是如何組織的呢？這些問題都關乎課程的結構，但我都看不到答案。

以上是對文本的批判，接下來是對政策實踐的批判。政府

於8月16日提出了一份標書，邀請我們投標，以設計一些課程給通識科老師修讀。我拿了一份標書來看，因為我也想投標。這份標書要求的是設計教與學策略的課程，但為何是教與學策略而不是首個範疇的課程詮釋呢？這是否關乎我剛才所說的先後主次的問題？根據剛才公布的問卷調查結果，最多人關心的是教與學策略，這或許能說明這個問題。有趣的是，標書裏規定課時為18小時，但多於18小時可以嗎？有政府官員跟我說，你給20小時亦可以，但是教統局只會給18小時的酬勞，即三至四萬元。如果以18小時來計算，平均每小時約2,000元，若我以兼職的形式去教的話，時薪為1,000元左右，已佔了一半的經費。過往教育署的標書很少有指定預算的，不知為何這次給了一個指定數額，即必定是三到四萬元。大家聽完我說，可能就會問，你有何專題模式可以發展？我有，但一會兒才說。如果我要開辦一個課程的話，可能要50小時，即接近碩士課程的課時，若只有三萬元經費，真的不知如何做才好。

剛才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一個甚麼現象呢？專業的師範訓練背後的潛在框架或範式是甚麼呢？我叫它做「科學分析的、工具技術式的、傳遞性的專業模式」。為何是科學分析的呢？首先，這種模式假設我們可以把通識教師專業發展技術性地分為上面所說的五個範疇，而且這五個範疇已可包含通識科師訓的一切。其次，假設只要你讀完這五個範疇，你便是技術上合格，可以去任教的了。再者，這模式亦要假設只要你願意來讀，我便可傳授給你。這個模式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那個拼湊性，正如我剛才說，這五個範疇之間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有機的結構。若真的要推行這個模式的話，要修讀多少個小時呢？我在有關文件中找不到答案，而以往的課程則是35小時。文件中建議，你可以隨意去修讀任何一個部分，例如教與學策略裏面可只讀「自我」。若教師接收這些知識時都沒有任何有機的結構去組織知識，像吃自助餐一樣，吃飽就可以了，這樣會有甚麼問題呢？其實，這樣的一種教師專業培訓模式是最違反通

識精神的！那麼，較為合適的專業發展模式應該是怎樣的呢？這種模式應能達致教師與學生或知識間的有機互動，這叫做 Pedagogical Reasoning Approach，意指通識的知識不是老師傳授的，而是學生、老師及知識能理性地互動，通過這樣來建構知識，在課程理論裏，這叫 constructionist。此外，還有沒有另一種較好的專業發展模式呢？有，最簡單的就是 Liberative Critical Approach。我覺得這些取向才是最合乎通識的專業發展模式。通識教育的最高目標是甚麼呢？就是批判思考和解放思想 (liberating the mind)。Liberal Studies 中 liberal 的意思就是解放思想。通識教育的最高目標就是造就具教養的開明思維 (educated and liberated mind)，但是我現在看到教統局提出來的專業模式，並沒有解放老師的思想，反而是 reengineer teacher's mind according to some pre-prescriptive training programme。

(陳嘉琪)

首先我很高興李教授與趙教授他們經常支持我們。我亦很多謝曾教授，我與他已不知有多少次同台出現了，我很喜歡與他一起演講，也很喜歡隨他之後發言，因為這樣我就可以反駁他了，尤其是有一些說話曾教授說比我說好，如弱框架和強框架的概念，從我口中說出來，別人會認為，你是教統局的人，為何說了他說的話呢？況且他說得更具有可信性。同時我更要多謝教師聯會，讓我們聽到真實的經驗及前線的聲音，我們一定會把你們的憂慮、意見及寶貴的經驗，融入整個通識教育的課程發展裏面。言歸正傳，我今天的題目是討論教師的專業發展，其實大家都知道，專業發展的背後關乎整個課改，這不單是教師的責任，亦涉及學生的責任。剛才曾教授說到，教師與學生要一起學習，其實學校組織裏的家長和政策官員也要一起發展、一起學習，這樣才能建立並提升整個課改的效能

(capacity building)。究竟我們是否如曾教授所說，只是跟從政策報告書辦事呢？事實上，報告書的背後還有很多東西是不能完全在公眾面前說完的，如果要在一個報告書內說完，公眾又會說我們的報告書太長，沒有人會看了，故此很多時候要靠這樣的場合補充。

接著要與大家介紹幾點。第一是前線員工給我們的綜合意見。我們一直收到前線老師對那五個範疇的意見，這五個範疇在設計上或表達上或許可以改善，我們一會兒可以再談。第二是我們亦考慮到老師的培訓不是只靠那五個範疇，細看報告書便會發現後面還有很多互相配合的環節。第三是談一些個人的經驗。我以前亦是做教師培訓工作的，亦教過教育文憑課程裏通識科的教學法。首先問一問在座約100位老師，有多少人現在是教通識科的？請舉手；教了超過十年的請舉手，數目就少些了；教了超過五年的請舉手，數目亦不是很多。那即是說，很多都是新盟友。那我想問一問，有多少老師任教的科目不屬於文科或理科的請舉手，也有一些；任教理科的請舉手；有多少老師認為自己已頗熟習通識教育科教學法了，不報讀這些課程亦可以的請舉手；有多少老師希望知多些的請舉手。即場調查的結果表明，老師們來自不同的背景，各具不同的經驗，所以有不同的需要，這和學生有不同的需要一樣，故此在政策的設計上，我們也要顧及不同的需要。為何課程要有核心？因為我們有責任使每一位老師理解課程。這個新的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其實與現在高補程度的通識教育科相近，但因為要遷就全部老師及同學，內容知識較以前廣泛。有些老師可能會覺得這妨礙了學生的探究方式發展。為何我們只提出這五個範疇呢？因為我們要考慮的地方有很多。教師專業自主並不是要把所有東西都推給老師，而是希望老師能根據校情訂定學習探究的深度。究竟老師要灌輸多少知識給學生才足夠？其實每所學校都有所不同，因為不同學校的學生都有不同的學習模式。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新課程來表達兩個很重要的觀念，

第一是對知識的看法，我們不應單單著眼於強框架或弱框架的課程結構問題，知識是不斷改變的，例如我在大學唸了一科叫通識教育科，到畢業後發覺那些通識教育的內容可能已經改變了。第二是對學習的看法，有證據表明，學習愈來愈不是單靠自己，而是依靠互相學習，以及在不同的環境下學習。我相信這兩點是需要在課程上不斷強調的，這樣才能使老師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改變。

學習是可以透過很多不同途徑的，文件中提出來的那五個範疇只是第一步。教師專業培訓計劃的課時是15至18小時，大家覺得是太多、太少，還是合適呢？這個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對課程內容熟悉的就一定會說足夠，因為已有理論基礎，較容易掌握。至於那18個課時其實是參考大學一個標準課程的長度來制訂的，目的是方便大學計算學分。目前這個專業培訓計劃的優點就是能把理論結合實踐，亦相信這些理論能有助於教學。剛才劉老師亦提到，獨立專題探究的90個課時是否真的足夠呢？其實那只是課堂上的教授時數，課堂外例如互聯網上還需要很多的接觸時間，不單是老師與學生的接觸，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接觸也能互相建構知識。但我們知道這是不足夠的，老師也應能做到就地取材，靈活施教。剛才關老師說不同的團體有不同的觀點，但怎樣才能收集到這些不同的觀點？我們將來會建立一個網上資源平台，來達成這個目標，亦很歡迎老師把教案放到平台上，讓我們能通過如關鍵詞的方式來搜尋，便可找到合適的教材。18個小時的師訓課程很快便可以完成，但老師回到學校，面對不同的學生自然會有不同的問題，需要不同的切入點（entry point），那要如何處理呢？我們的校本支援服務正能與師訓課程互補，把一些理論和工具觀念帶到學校和老師分享。從一些人力資源顧問機構得知，大機構的員工大部分時候都是透過實踐來學習的。當然，大機構財雄勢大，可以聘請很多顧問公司來協助培訓，但若你問我，當初進入教統局工作時有沒有人訓練我呢？答案是沒有的。那我怎樣做呢？很

多時候我亦需要透過實踐和反思來學習，所以老師們也不用過於憂慮。

為何我們會先推出以教與學策略為主的課程呢？這是因為有些老師覺得這個部分的課程有需要早些推出。有些學校已開辦了高補程度通識教育科，所以我們發通告給學校時，已說明這些課程同時適合新高中通識教育科、高補程度通識教育科，以及綜合人文科。我們希望老師完成課程後，返回學校實踐的時候能因應每間學校的不同情況來施教。至於培訓課程中有關知識增益的部分，很老實地說，如果你要我們很快地完成，我們做不到。因為我們資源不足，只能分階段做。我相信學校方面亦有困難，校方亦不能讓八位或十位通識科老師同時一起去上課。為了方便老師，我們會安排一些課程可以連續三天上課。這是優待通識科老師的做法，其他科目的課程都不可以這樣做，目的是想投放多些資源到通識科上。若有一個連續三天的課程，學校可安排代課老師，或索性讓老師放假，讓他們專心上課。培訓課程中的評估部分會遲些出台，因為我們還要等待指引。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網上平台的模樣，它將會在本月20日正式運作，相信在座有些老師亦曾經就這個平台給過意見。我很感謝教師聯會給予我們很多寶貴意見。

## 討論

(鄧耀南)

我習慣了「打左翼」，但今次「打中場」。我同意曾榮光先生的一些看法，但他的分析也有漏洞。他強調通識教育科課程是強框架的，但又主張弱框架的師訓模式，這是自相矛盾的。其次，他假設所有老師都是由零開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雖然各人的起點有差異，但絕對不是由零開始。整個師資培訓不是由零開始，可以容許不同的老師基於不同的起步點作

出不同的選擇，最後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培訓模式，所以我覺得硬性規定多少時間做專業培訓是不切實際的。我們要容許老師有不同的選擇，亦要假設老師是專業的，可以做專業的決定，完成了課程之後，回到自己的學校後能自我調適。現在教統局建議的培訓不是唯一的模式，亦絕不應是唯一的。剛才曾先生所說的亦只是大學的師資培訓模式，作為一個初學者，老師應該因應自己的需要及程度去學習，並在教學中實踐，這比起十多年前的方法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當然政府的建議還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仍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得更好，但既然它仍然在諮詢當中，我這次便刻意「打回中場」。

(張妙清)

作為政策中心的伙伴中心負責人，我想從性別研究中心的角度去談一談這課題。在通識教育政策裏，名義上說要把性別觀點主流化，但實際上卻可能把它邊陲化，將它放置到一個被人遺忘的國度。我現在就是想說如何把性別觀點納入課程的主流。在座很多老師可能不知道甚麼是性別觀點，亦不知為何要把它納入課程內。不知道大家教授通識的時候，打算如何把性別觀點納入課程主流呢？大家覺得有信心可以做到的請舉手，我很憂慮。

到底性別觀點與通識教育有甚麼關係呢？其實有很多地方都很有關係，例如人際關係中的性別角色，家庭關係裏的家庭分工，社會發展及社會暴力，全球化對兩性發展的不同影響等，這些都是與通識教育科課程有關的。甚至這個莊嚴肅穆的開會場地祖堯堂，也可以令人聯想到性別觀點。參與性別研究中心的學者大部分都是女性，每次我們在這裏開會，看到四周牆上掛著的十五幅畫像全都是男性，都會有所感受。大家可能還記得，當年平等機會委員會及教育署就中一派位制度打官司，不少人罵了平等機會委員會很久。從性別觀點去看，這不

是法律的問題，而是性別歧視及男女平等的問題。若從深層去分析，問題根源是甚麼？究竟是否兩性能力有差異？在生理學上，這是沒有明顯的證據支持的。我們應該想想，這是否教學方式、內容和評估而引致的差異，因此，我們不應僵化地、對立地說這是一個浪費時間的官司。我們應該引入這些角度，才能夠把性別觀點落實到課程裏面。我憂慮的是大家現在完全沒有討論這些問題，完全沒有從老師的認知、態度、觀念、知識、能力，以至課程教材編訂方面考慮這些問題，考慮怎樣把性別觀點主流化，而不是邊緣化。

(關偉華)

我很欣賞張妙清博士這麼關心性別觀點對社會影響的重要性。從通識科的人際關係單元課程綱要看，差不多每個議題都有一條問題是關於兩性的，例如怎樣看人生目標、生活管理及家庭關係等。落實到怎麼教的時候，我會讓學生主導。當然，這個年紀的學生還不可以完全主導，但他們已能分辨在一些問題上會出現社會階層上、性別上和宗教上的分別，性別一定是其中一個考慮的角度。當我們接觸性別議題的時候，會看幾樣東西，例如社會上的男女分工是不是平等呢？這個分工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呢？若男女本身沒有很大分別，為何社會上會出現不同的分工呢？究竟是哪一項社會化過程出現問題呢？究竟男權主義還存不存在呢？我們不會有一課專講甚麼是性別，但在討論及探究的過程中，我們會觸及這些議題。學生會找不同的資料來討論，老師亦嘗試拋磚引玉，在討論過程中帶出這些訊息。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工會採用我這種教學方式，但就我所知這是通識科鼓勵的方法，亦比找一位博士來說一小時性別角色好，因為聽完後不知道學生會不會認同，也不知道他是否明白這些說法背後的意義。若能讓學生透過自己喜歡的議題去找出性別的分野，效果會更加好。同樣地，其他的議題也一樣。

(黃顯華)

我想簡單的說三點意見。第一，不知道大家最近兩個月有沒有到過新城市廣場？有沒有發覺那裏有甚麼不同？多了很多甚麼呢？答案是多了很多扶手電梯。新鴻基地產公司花了幾億元來翻新商場，其中一樣最重要的工程就是建多很多扶手電梯。這些電梯用來做甚麼呢？可讓人們直達八樓，令商場各樓層變得「通」了起來。說回剛才曾榮光的論點，首先是關於那五項專業培訓被分拆的問題，整個課程的設計究竟「通」在那裏呢？即有沒有一些主旨能令知識學習的分類「通」起來呢？課程設計及教師專業培訓是很有關係的，但可不可做到兩者互通呢？如果不「通」、不消化或消化不良就很有問題了。若讓我去辦，政府又有足夠的經費，教師專業培訓模式應該用 Independent Inquiry的方法，讓老師學習怎樣去教，怎樣去評估通識科。以我的理解，五個範疇的分法根本不可能給予直接的機會給大家去探討Independent Inquiry可以怎樣施行。第二，文件中提出的強框架分類法只能是transmission的機會多，如果我們要做到transaction及transformation，那時間應該如何處理呢？第三，談一點個人的簡單經驗，1973年，我與石鏡泉一起教經濟及公共行政科，那時我們已不用教科書。我不知道將來會否還有通識教科書，以中文科的經驗來說，2002年開始了新課程，當未有教科書的時候，老師的專業發展危機感很強，大家都很努力，但當教課書出現後，這些東西就沒有了。正如陳嘉琪博士所言，如何看知識和學習是很重要的課題，但我們能否提供一個平台讓教師的專業發展能以學習和學生為中心呢？教師的專業發展應是以學習為中心，以學生為中心的。

(陳嘉琪)

很多謝黃顯華的意見，我很認同他講的那五個部分要「通」的說法。任何機構在進行教師專業培訓的時候，一定要

知道其他機構在做甚麼才能夠「打得通」。因為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優點和能力，因此，我們需要不同的機構來照顧有不同需要的老師。在文件裏我們也有提到，希望老師能有一個 interactive experience shar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quiry approach。在政府內部，我亦千叮萬囑，要求那五個範疇的每一個部分都要有一個實習課程（practicum）。至於標書的問題，你們可以以15小時為一個單位，三個單位即共45小時為一個課程。我相信你們已是這樣做的。

（蕭麗萍）

我想回應有關Independent Inquiry的問題。相信有興趣投標的人一定會懂得怎樣處理這個問題。2002至2003年間，我在教育學院兼職教授師訓課程，其中一個科目是綜合人文科，當時我與楊秀珠教授把全部學生帶到羅定邦中學實習半年，讓他們去指導學生的專題研習。相信將來負責教師培訓的人亦會有足夠的觸覺，明白單是課堂授課是不足的，必須要有實習的機會，否則失敗的機會是非常高的。若是英文中學，通識的教法也完全不一樣，因此，當你去做培訓工作的時候，你要留意用不同語言教授的時候要運用甚麼技巧，以及老師需要具備甚麼程度的語言能力。我們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問題，例如我們以為家中媽媽必定要負責煮飯，但是我們亦發現，原來很多家庭的爸爸也要煮飯，這涉及性別的議題，也關乎不同國家的文化和經濟狀況。老師如何決定每一堂課的教學策略呢？怎樣編排課堂呢？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若你問我90小時、120小時，還是360小時的課時才足夠，我可以肯定的說都是不足夠，因為每天我們都要學習，每天我們都要坐在一起討論。如果想通識科辦得成功，師生比例的問題一定要小心處理，例如我的學校有兩位老師同時到課堂任教通識科，其他學校能否做得到呢？人手安排上能否做到讓兩位老師一起入課室

呢？那就要看日後教統局的安排了。我們的經驗是，兩位老師各有不同的科目專長，有理科的老師，有人文科的老師，亦有語文科的老師，更有中文科的老師以英語授課。雖然推行首年的阻力很大，但你可以問一問在座的我校老師，大家便知道這種訓練對學生是相當好的。

（台下老師）

主要想問一些關於政策的問題。據我的理解，通識科的最終目標不是學習知識，而是訓練思考。剛才看到陳嘉琪博士的第一張Powerpoint裏有關協助教師的目標中，有一點叫做「發揮專業自主及作出專業判斷」，好像有一些新的論點，但卻一閃而逝看不清楚。從教師本身的實際角度看，到底有多少空間讓我們去瞭解專業自主，及通識科中「通」這些問題的精髓？不少老師包括蕭麗萍校長亦提問過，會否調節師生比例呢？實際上政府對學校及教師有甚麼支援呢？新的教育政策不斷地增加，舊的教育政策會不會有一些削減呢？新的教育政策不斷地推出，我們怎樣去消化新的東西呢？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空間，我們如何可以達到通識的終極目的呢？最後有一個問題特別想問陳博士，剛才不斷有同工問及師生比例怎樣調節，我相信陳博士未必能在這裏即時解答，不過也希望你能把這個問題帶回教統局，最終實實在在地為前線工作者解決這個問題。

（台下老師）

根據拜因斯坦的說法，老師也受社會化過程的影響。從剛才的問卷調查結果看，對老師的社會化過程確是非常成功，所以我想問，有沒有其他不是由教師聯會做的調查可供參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很多時候希望學生能懂得批判思考及擁有各自的價值判斷，但到了考試的時候，學生答問題時就會很有技巧地各打五十大板，變得沒有立場，文化科

其實已經出現這個現象了。我一直任教文化科並參與公開試的評核工作，發覺有些學生甚至老師都只是注重解題能力，只關心題目用了甚麼關鍵詞，並不是真正以通識的精神去批判。因為當落實到考試的時候，沒有任何東西比大學學位重要，這是一個最實際的問題。我想最終亦會有通識的補習班，有通識科的老師穿著西裝出現在巴士的廣告上。一旦有這些問題出現，如何解決呢？我們經常強調學生擁有一定的知識基礎，這在課程文件中也有提及，但大家其實心中有數，知道有很多可憐的學生很早已經放棄學習了。如果是以前強框架的課程，這些學生若突然間醒覺，或信了耶穌、佛祖，忽然發憤起來，成績也有機會追上，但現在這個課程講求的是完全不同的技巧，他們怎樣追呢？陳嘉琪博士多次在會議上強調沒有所謂社會階級分野的問題，階層的問題沒有嚴重過，但是就我接觸的學生來說，情況並不是這樣。

(陳嘉琪)

先回應兩點，一是我們是否有很多改革，二是有關空間的問題。有兩個說法可能大家最近也聽過，一個說法就是現時有很多教改項目推行，先有校本管理、四大關鍵項目，接著又有校評、外評、校本自評等，現在又有新高中課程，一大堆名稱；另一個說法是，歸根究底其實只有一個改革，這個改革就是學習，即學生學習的改革。當然，這是一個很高層次、基本性的改革，且是環環相扣的，亦希望最終可以落實到學生身上，產生良好效果。校本管理的目標是要學校負上一些責任，但反過來說，亦可說是政府減少一些監管。我們每年都會做一次調查，看看影響課程改革成敗的因素及結果，問卷中有一條問得很中性的問題，只是羅列了十多個教改的項目，問被訪者那些項目對課改有甚麼影響，答案分別是有正面影響、有障礙和兩者之間，結果是回答有正面影響的佔三分之一，說有障礙

的佔三分之一，兩者之間的亦是三分之一。那即是說，有些人已開始看到某些改革是環環相扣的，當然亦有人認為它未夠完善。究竟改革是否太多呢？這可能視乎你如何運用改革，視乎改革是否對你有幫助。

至於空間的問題，我想先談老師的那方面。在《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報告書的第11章裏，我們提出了班級結構、師生比例及額外資源等問題，建議每一班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多聘請0.1位的老師，如果有15班就多1.5位老師，故應該可以做到剛才蕭校長所說，同一個課堂同時有兩位老師任教。到了學校層面，資源雖可以合併運用，但亦會不足夠的。我們明白老師的工作量實在很大，亦希望盡量增加資源。剛才有老師提到，有些學生已經停止學習，我們要想方法防止他們不再學習，這比糾纏於通識教育科課程是強框架還是弱框架重要。

(台下老師)

我想先談那個問卷調查。這問卷調查派出398份問卷，收回131份，回收率只有30%左右。本來有些調查結果都頗合我心意，但回收率那麼低，調查的有效性是否存疑？另外一個問題是，那398位老師是如何找出來的呢？雖說你們有一個資料庫，但我不知道被訪者的背景如何。我不是要挑戰你們，不過你們的數據似乎顯示，政府正在做一些很對的事。我們教通識時，要求學生處理數據的時候，先要研究數據是否真的有效。我不想告訴大家因為有一兩條題目的結果頗合我心意，我就不作聲，這不是通識的精神。關於培訓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老師「通」不「通」。我參加過不同的通識教學研討會，發覺很多人其實不太懂通識的精神。Liberal Studies就是liberate your mind，解開一些本身固有的思想束縛，但是即使是在公開考試中評核試卷的老師，也不是有那麼多是「通」的。現職的老師

不「通」，將來任教的通識科老師也不是很「通」，這是我頗擔心的問題。通識科老師究竟是否都是思想開明的人（liberal thinker）呢？如果不是，又怎能要求他們解放學生的思想？容許我大膽地問，誰將會任教將來新的通識科呢？本來專科專教是最好的，那些將來任教通識科的老師，我擔心就是那些在本科站不住腳的人！為甚麼站不住腳呢？其實本科站得穩的就是最適合教通識的人，因為本科「通」，就是一位很高質素的老師。但是那些高質素的老師往往未必想去接受這個挑戰，只想當個科主任或甚麼的，教回自己本科的東西。教通識的往往是那些最新入職的教師。我教了通識十多年，真的覺得老師的質素很重要，不知道你們會如何去處理這個情況？至於評核方面，我是非常擔心的，因為負責改卷的人對於試題的標準答案常常爭論得非常厲害。如果通識科老師沒有一個「平衡點」，爭論到最後時因為疲累便容易妥協，這是頗令人擔心的。考評局說將來會由兩個人來評改一份試卷，若這兩人的意見南轅北轍又怎麼辦呢？由第三個人去裁決是否就是最權威的呢？這是頗令人擔心的一件事。

（趙永佳）

我先交代問卷調查的情況。基本上大概30%的回收率在郵寄問卷來說也是可接受的，因為一般來說郵寄問卷的回收率只有10%左右。其他組織如教協的會員調查的回收率也不會是很高的。我們是否可以再做好一點呢？那當然可以，若有更多資源當然可以再做好一點，但這個相對來說是一個低成本的調查。願意交回問卷的老師都是最關心通識科的。當然有些老師也很抗拒、很不喜歡回答問卷，故此我們接觸不到，他們的意見可能是最負面的也說不定。雖說回答問卷的老師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較關心通識科的，但他們是否一定會很接受新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呢？調查結果會不會有偏差呢？也不一定的。可能有

些老師會因為教過而很討厭某些東西也不一定，但我相信這調查在某個程度上是可信賴的。當然如果大家有其他意見，可以再發表一下。

(曾榮光)

我有兩點想回應陳嘉琪博士。第一點是現在的投標程序有一個很大的局限，就是說我投到這一次，但不知道能否投到下一次，若我這次只是投到「自我」這個部分，投不到「社會」那部分怎麼辦呢？這種投標方式容易使得課程的組合變得支離破碎。第二點是關於那個問卷調查的，我想趙永佳或李沛良都知道，若對問卷的項目再細分並作分析，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我還想回應鄧耀南。其實我不是支持強框架的，我是支持弱框架的，所以我提出Pedagogical Reasoning Approach或Liberative Critical Approach。為甚麼我會給了他這樣的錯覺呢？因為我用了一個強框架的觀點來批評這個強框架的師範教育。我和政府建議的最大分別是，若說那個師訓課程是有結構的話，我基本上是主張一個比較有機的組織關係，但政府提出的基本上是一個很機械化、甚至可以說是支離破碎的結構，就好像我剛才提到的投標問題，這一課是我教授的，但下一課竟可以不是我任教。

(劉瑤紅)

我很認同剛才那位老師的看法，未來推出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時候，將會產生教學的新文化，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學習成果、學生的學習，以及老師的專業發展等問題。老師過往在這一科累積的經驗，以至製作過的教學材料，對這一科的貢獻都是很大的。現時「一地都是通識」、「忽然通識」的現象，真的令人擔心。如何可以讓老師有更多元的教學法呢？教師聯會也希望能讓教師在專業發展方面有更多的經驗交流。我

們都看到，現在社會上已經有很多現成可以運用的資源，未來我們走通識那條路時，可以想想如何將現在的資源整合，運用到通識教育去，使老師不用走那麼多冤枉路。正如剛才鄧耀南所說，現在的情況跟十多年前是很不同的了，現在大部分人不是由零開始，每位老師在他的專科裏都有不少有用的經驗可供借鏡，問題只是如何運用。學生問我通識教育科是否專科，我回答不是，因為我們的目標是建構跨學科的知識。

最後想提的是資源運用的問題。教統局現在推出教師專業發展津貼，有些學校運用的時候未必是朝著發展新高中通識的方向去想，可能只簡單的處理一些人手比例的問題，這是令人憂慮的。通識科的籌備不應該是2008年或2007年才開始的，現在也可以起動，我們首先要關注老師的培訓，以及學校的學習環境。一些來自弱勢社群的學生可能需要多一些的幫助或資源，相信學校方面也可以負起一些責任，如在行政上看看怎樣可以幫助這些學生，教統局在這方面可能也要多加注意，讓通識科的路在未來四年可以走得順暢一點。

(趙永佳)

剛才那位老師提到一些評核的問題，有不少憂慮，教統局的同事可否綜合回應一下？現階段課程發展方面有甚麼方向？特別是評核方面有甚麼方法可以應付這些問題？

(姚鳴德)

因為考評局的同事不在，關於評核的問題我們暫時只可以說，我們會繼續修改試題的設計。至於校本評核的方向，剛才你們的建議似乎和問卷調查的結果是一致的，都希望我們重新考慮課堂表現是否應佔總分的10%，我們或會採納大家的意見刪除它，又或會再微調。那麼獨立專題探究佔的分數會不會提高呢？我的確聽到有這樣的建議。除了教師聯會的問卷外，大

家都知道教統局有向學校發問卷，而參與我們講座的教師的問卷我們亦收到了，三個來源的意見我們都會帶回有關的委員會再討論。以這些收集到的意見而論，分歧的地方不是很多。在課程方面，現在已經著手刪減每個單元的內容，但也要留意刪減之後的課程會否不完整和不一致，會不會有些社會人士原本很關注的問題會因此而消失了呢？這都是我們要顧及的事情。

有兩點想向大家討教，亦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為甚麼我會那麼放心跟大家說呢？因為看到原來大家和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剩下來的其實只是操作層面上的問題。首先是我們在第一次諮詢期時也注意到，探究問題很少問「為甚麼」。我們也曾嘗試多加一些進去，不過在加的時候有些困難，因為我們問「為甚麼」時，前提是先要接受了那件事，例如我問為甚麼香港男女不平等，那即是說我們已經先設定了男女是不平等的，所以在這裏實際上是有一個寫法的問題。其次是我們希望老師幫我們去解說，無論那條問題有否問到「為甚麼」，我相信通識科的老師也一定會向學生問「為甚麼」，這個我們比較放心。即使將來諮詢文件第三稿寫出來後還是「what」和「how」比「why」多，我們仍然相信，你們在課室的時候問每一次「what」、每一次「how」時，學生一定也會問「why」的。很多通識科老師都說，學生經過了多次的課堂討論後，都會養成這個習慣。老師說每一句話，都要提供理據，所以我們並不是十分擔心最後寫出來的那份文件是「why」多、「what」多，還是「how」多，因為無論說甚麼、問甚麼，背後都一定要有理據和原因的。

至於獨立專題探究方面，在第一和第二階段諮詢時，我們都集中於學習範疇的討論上，無論社會輿論、公眾人士或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的關注點都是課程的內容。獨立專題探究在實際設計的起步上是比較遲的，所以到現在仍然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和大家一起去努力改進的。不過我很高興看到，在問卷調查的結果中，它的目標的支持度是最高的，比率達到95.2%，而

當中更有16%是強烈支持的。如果現實真的是這樣的話，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如何實踐這些理念。獨立專題探究和高補程度的專題研習有少許不同。專題研習是一份功課、一種評核，但沒有出現在課程文件裏面，只出現在考試中。這次我們把它放到課程裏，希望它可以成為課程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個連貫的部分，並希望它能達到四個目標：第一是自主學習，這不是說其他幾個學習單元不自主，而是獨立專題探究由學生自己選擇題目，更能實踐到自主學習；第二是發揮聯繫、整合和實踐那六個學習單元的知識的作用；第三是建立批判性思維；第四是要擴闊視野，並照顧到不同學生的不同性向。

設計獨立專題探究的最大困難是有很多特別的地方需要小心處理。第一，它強調學生自主，但是我們都明白到教師的支援在這裏更加重要。它不單是一個評核，而且還是一個校本評核。換句話說，將來各位老師要為你的學生打分，因為考評局把評核的責任交給了老師，所以老師在這裏要平衡自己不同的角色。雖然學習的責任交給了學生，稱為自主學習，但是教師作為支援者和評核者這兩個角色還是特別強的。老師不單要對學生的學習負責，還要對他們的評核負責，所以我們就要設法幫助老師去做好這些角色，同時又能實踐剛才提及的幾個目的。

雖然你們不少人贊成除了那六個主題外，應再加上那六個學習單元作為獨立專題探究的題目，但我們反覆思量過，這在設計上有一定的困難。首先是那六個單元的範圍比較闊，例如「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如果你要求學生在「今日香港」或「現代中國」裏面選一個題目來做，那等於是沒有範圍，是不是？若是做回那六個單元中原本已經設計好的探究問題，那等於是沒有擴闊，所以困難便在這裏。我們如何在那六個單元的學習基礎上，再多走一步，使學生能做到自主學習呢？故此我們有這六個主題的建議。大家細看便可發覺那六個主題裏設計了六個探究問題，每一條問題都是圍繞那六個主

題和那六個單元的關係發問。學生若對單元裏的東西有興趣，想再進一步探究，是否就沒有機會呢？學生其實隨時可以在課堂上就有興趣的問題繼續探究，只不過未必以獨立專題探究的形式去鑽研吧。最後公布的報告書不論是六個單元也好，六個主題也好，其實都已貫串了整個通識教育科課程的學習。這些論題的討論應該只是個起點，因為課程沒有可能包括所有現代中國的題目，沒有可能涵蓋所有傳統文化觀念。有人批評我們說，在傳統文化的範疇中為何只選擇家庭觀念來討論呢？這是一種妥協，即凡事總有個起點，讓學生作初步接觸，當他們認識了傳統的家庭觀念後，其他相關問題要靠他們日後再去瞭解。雖然不是每一個學生都會對那六個主題感興趣，但我們仍然希望可以把這些主題貫徹在整個教學裏面。如果我們仍然是用回那六個主題的話，請大家幫我們想一想，那六個主題的範圍是否夠闊？我只可以問夠不夠闊，因為實際上我們沒有可能、老師也沒有可能提供無限的空間予學生。現在大家要求的師生比例是1：20，如果20位同學的方向都是南轅北轍的話，作為支援者和評核者的老師在處理上是會有一定困難的，所以我們希望有特定的六個或者更多的主題，讓學生的探究方向有足夠寬闊之餘，也有一個焦點，這是一個平衡，讓老師對同學的支援可以比較聚焦一點，而我們對老師的支援也可以聚焦一點。在這裏我們仍然有很多討論的空間。既然大家都認同獨立專題探究的目標，我們就要想想如何幫助老師能夠有效地支援學生的探究。在這方面，其實還有很多細節可以斟酌的。

(趙永佳)

由於時間關係，討論到此為止。通識教育科課程的發展其實已經進入了倒數階段，如果大家有甚麼憂慮或意見，在這個時候一定要提出來，否則便太遲了。我想教統局的同事會把你們的意見向課程委員會反映。還有意見的也可以通過教師聯會

反映，希望大家通過不同的渠道，去表達自己的意見，令將來的報告書能為多數人接納，我想這是很重要的。我們看到政府的建議是有改善的，需要改進的地方當然還有很多，但這次只不過是這一個諮詢階段的其中一步，我們希望還有其他的諮詢活動，亦希望大家繼續利用不同的渠道發表意見，表達自己的憂慮，謝謝各位。

## 附錄一：參加者名單

---

- 召集人： 李沛良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 主 席： 趙永佳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教授)
- 講 者： 姚道生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副主席)  
陳嘉琪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曾榮光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劉瑤紅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  
關偉華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副主席)
- 嘉 賓： 方耀澤 (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主任)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副教授)  
朱順慈 (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部通識教育主任)  
姚鳴德 (教育統籌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張妙清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黃志堅 (教育統籌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蘇基朗 (香港中文大學協理副校長)
- 部分台下發言者： 黃顯華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鄧耀南 (五邑工商總會馮平山夫人李穎璋學校校長)  
蕭麗萍 (羅定邦中學校長)

## 附錄二：《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第二次諮詢稿教師意見調查

---

### 調查概況

是次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及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合作進行，於2005年7月15日至9月24日期間，就《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第二次諮詢稿，以郵寄形式向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名單資料庫內398位教師發出問卷，最後收回131份，回收率為32.9%。

### 調查結果

表1：被訪者資料 (%)

---

任教學校的初中學科教學語言	
中文	69.0
英文	31.0
(樣本數)	(129)
本科主修科目	
文史哲	45.2
社會科學	32.5
數理科	12.7
其他	9.6
(樣本數)	(126)

---

表2：對課程設計與組織的總體意見 (%)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樣本數)
能配合本科之宗旨與 理念	6.9	86.2	4.6	2.3	(130)
設計多元化，能照顧學 習差異	6.0	57.3	32.5	4.3	(117)
知識、技能及學習態度 能均衡發展	5.6	77.4	14.5	2.4	(124)
能培養學生學習的能力	8.3	82.5	9.2	0.0	(120)

表3：對獨立專題探究的目標的意見 (%)

非常同意	16.0
同意	79.2
不同意	4.8
非常不同意	0.0
(樣本數)	(125)

表4：對內容知識估計佔科目涵蓋範圍/探究學習的50%至60%  
比重的意見 (%)

合理	67.9
太少	9.2
太多	22.9
(樣本數)	(125)

表5：對各單元的總體目標和方向的意見 (%)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樣本數)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22.4	71.2	4.8	1.6	(125)
單元二：今日香港	15.2	79.2	4.8	0.8	(125)
單元三：現代中國	12.4	65.3	17.4	5.0	(121)
單元四：全球化	13.2	82.9	3.1	0.8	(129)
單元五：公共衛生與生物科技	6.8	76.9	15.4	0.9	(117)
單元六：能源與環境	16.4	77.6	6.0	0.0	(116)

表6：對探究問題能合適地導引探索方向的意見 (%)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樣本數)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6.7	80.7	11.8	0.8	(119)
單元二：今日香港	4.1	87.6	8.3	0.0	(121)
單元三：現代中國	4.3	73.0	18.3	4.3	(115)
單元四：全球化	8.3	82.5	8.3	0.8	(120)
單元五：公共衛生與生物科技	5.5	76.4	17.3	0.9	(110)
單元六：能源與環境	7.0	84.2	7.0	1.8	(114)

表7：對「說明」部分能幫助教師瞭解單元的範圍，以及在本科推行探究式的學與教的意見 (%)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樣本數)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4.8	83.1	10.5	1.6	(124)
單元二：今日香港	6.3	76.2	16.7	0.8	(126)
單元三：現代中國	3.3	70.5	21.3	4.9	(122)
單元四：全球化	9.1	70.2	18.2	2.5	(121)
單元五：公共衛生與生物科技	6.0	71.6	19.8	2.6	(116)
單元六：能源與環境	7.5	75.8	15.0	1.7	(120)

表8：對各單元的內容知識份量的意見 (%)

	內容太多	內容適中	內容太少	(樣本數)
單元一：自我瞭解	15.1	78.6	6.3	(126)
單元一：自我管理	15.1	79.4	5.6	(126)
單元一：人際關係	10.3	83.3	6.3	(126)
單元二：生活素質	12.8	79.2	8.0	(125)
單元二：經濟轉型	16.8	75.2	8.0	(125)
單元二：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20.8	71.2	8.0	(125)
單元二：身分認同	20.0	68.8	11.2	(125)
單元三：中國的改革開放	33.6	56.8	9.6	(125)
單元三：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30.2	58.7	11.1	(126)
單元四：全球化的意義	17.6	72.8	9.6	(125)
單元四：影響與回應	15.2	74.4	10.4	(125)
單元五：公共衛生	28.0	68.0	4.0	(125)
單元五：生物科技	24.8	68.0	7.2	(125)
單元六：能源與科技	24.8	68.0	7.2	(125)
單元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18.3	69.8	11.9	(126)

表9：對各單元的「說明」部分之內容是否深淺適當的意見 (%)

	有無任教任何通識科目		總數
	無	有	
深淺適當	76.0	68.9	71.8
某些單元內容太深	16.0	29.7	24.2
某些單元內容太淺	4.0	0.0	1.6
某些太深，某些太淺	4.0	1.4	2.4
(樣本數)	(50)	(74)	(124)

表10：對一位老師應教授多少名學生的意見 (%)

15名或以下	32.9
16至20名	52.4
其他	14.7
(樣本數)	(122)

表11：對通識教育科教學語言的意見 (%)

應嚴守訂定的教學語言	14.6
學校可自行選擇合適的教學語言	66.9
採用較多中文的單元應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	14.6
其他	3.8
(樣本數)	(130)

表12：對是否需要舉例列明教師宜教導學生那些思維工具的意見 (%)

有需要	81.5
沒有需要	6.2
其他	12.3
(樣本數)	(130)

表13：對諮詢文件中六個探究主題能合適地幫助學生訂定獨立專題探究題目的意見 (%)

同意	37.3
同意，但應加入其他主題	7.1
同意，但應同時允許學生選取與六個單元有關的題目	35.7
不同意，應規定學生選取與六個單元有關的題目	11.1
不同意，學生應選取與其他主題有關的題目	5.6
其他	3.2
(樣本數)	(126)

表14：對學校最少應為學生提供多少個探究主題的意見 (%)

3個或以下	50.1
4至5個	30.9
其他	19.0
(樣本數)	(120)

表15：對公開評核的比重是否合適的意見 (%)

	應增加 百分比	合適	應減少 百分比	(樣本數)
筆試—資料回應題 (佔40%)	11.3	78.2	10.5	(124)
筆試—論述題 (佔30%)	12.9	74.2	12.9	(124)
校本評核—獨立專題探究 (佔20%)	11.9	73.0	15.1	(126)
校本評核—課堂表現 (佔10%)	10.7	69.7	19.7	(122)

表16：對校本評核的公開評核架構的意見 (%)

	有無任教任何通識科目		總計
	無	有	
非常同意	0.0	2.9	1.7
同意	73.9	87.1	81.9
不同意	21.7	5.7	12.1
非常不同意	4.3	4.3	4.3
(樣本數)	(50)	(74)	(124)

表17：對公開評核中論述題筆試的比重是否合適的意見 (%)

	有無任教任何通識科目		總計
	無	有	
應增加百分比	21.6	6.8	12.9
合適	64.7	80.8	74.2
應減少百分比	13.7	12.3	12.9
(樣本數)	(51)	(73)	(124)

表18：對教師專業發展計劃的優先次序的意見 (%)

	1	2	3	4	5	(樣本數)
課程詮釋	36.4	9.3	9.3	18.6	26.4	(129)
學習評估	5.4	26.4	31.8	24.8	11.6	(129)
獨立專題探究	11.7	18.0	28.1	23.4	18.8	(128)
學與教策略	35.7	31.0	16.3	9.3	7.8	(129)
知識增益	13.3	16.4	17.2	21.1	32.0	(128)

注：1為最需要，5為最不需要。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Yeung Yue-man, PhD(*Chic.*),  
Research Professor

Associate Director: Sung Yun-wing, PhD(*Min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